

叙事文学与时间

王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时间观,进而探讨时间观对叙述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时间; 叙事; 叙事结构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5)01-0033-03

叙事要在时间的原则下进行,但时间意识并不是随着叙事文学的诞生而一同进入创作的,在早期的文学样式中并没有时间的概念。如寓言、神话传说中都没有明晰的时间意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并不清楚。巴赫金对古希腊故事作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整个希腊小说的时间里,包括涉及到的所有国家、城市、建筑、艺术品在内,完全没有任何的历史时间的标记,没有任何时代的印记”^[1]。时间意识作为叙事文学的基础,与叙事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选取几种最具代表性时间意识类型,并分析其对叙事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一

“过去时”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叙事文学的意义是建立在“过去时”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注重过去意义的叙事时间类型。其原因在于,神话传说等传统叙事文学讲述的是具有超乎人类天赋的神或鬼怪的故事,或者是民族的古代英雄、祖先的创业故事。而这些事不可能发生于现实之中,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古人便把这种美好的幻想寄托于过去,来坚定战胜恶劣生存环境的信心。

在中西方文学史上,有三种观点在对过去意义的探询方面颇具代表性。在中国,以司马迁的观点最有特色。他强调叙事文学是对过去的记录,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要求后人以史为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生意义的审美功能。另一方面,他热衷

于塑造历史人物,揭示他们的人生意义,“人固有一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报任少卿书》),张扬仁人志士的人格魅力,要求后人取法前人。因此,在司马迁看来,文学要关注人生的价值,文学的目的是挖掘和塑造先烈们的高尚人格,并使之长存,让后人明白怎样活着才会使空虚短暂的肉身获得永恒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文学讲故事就不仅仅是讲过去的事,也不仅仅是传授过去之维中包容的真理和必然性,而且关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传承,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在西方,以柏拉图“诗言回忆”论为代表。在他看来,人出生之前本就具备了“美本身”的知识,然而灵魂降入尘世之后将其遗忘,陷于“迷狂”状态的诗人因为“由神凭附着”,而能够再现过去的、久已消逝的天国神界的理念。他认为,正是由于某些文学叙事活动带有真理性,帮助人们认识亘古不变的“理式”,它们才有存在的必然性。他把叙事文学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归结为过去的回忆。此外,亚里士多德相信,过去必然发生的事情,未来也必然发生。文学可以让过去告诉未来,以神话、传说故事为题材的悲剧因此而具有了宝贵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可见,无论哪种观点都认定过去包含着真理性的知识,具有值得传承的人生价值,是文学活动的信心之所在。它们把揭示故事背后的意义当作核心任务,而故事的起承转合都围绕着意义这一核心而展开。故事以过去时为基础,过去时指向真理和价值,时间总是由过去延续到现在和未来。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让过去告诉未来。这便是传统叙事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时间向度上的“深度模式”之一。

收稿日期:2004-12-08

作者简介:王琳(1981-),女,四川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二

时间在近代文学的描写与展示描述中,仿佛是一条清晰的直线,沿着这条直线的一头我们可以返回到过去,也可以把目光投向处于另一端的遥远未来。这种线形时间观体现出一种历史时间,它是永远流逝的,也是不断地向前突进,或许惊人相似的一幕常有发生,但整个发展方向是不变的,不可逆的。

这种线性时间观对近代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产生于近代的各类叙述作品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叙述结构:围绕某一主要事件,一般按照自然时间序列作直线叙述,文本中总是有一个贯穿的始终的完整的情节,呈出一种有序的直线形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一定要固守这种时间观来编排故事情节,有时为了形成叙事的变化或吸引读者,可以在这种直线的叙事框架内安排一些倒叙、插叙、补叙。

在西方,首先反映出这种转变的是《十日谈》。这部西方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把叙述的着眼点放在了现在,描写现世生活,将现实人生的悲喜剧带入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大胆地肯定了人生的意义,无情地嘲弄那些痴痴等待天国拯救的人们,从而打破了中世纪文学对来世生活的描写,否定了禁欲主义的宣扬。而随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出现了第一人称叙事、回忆录、书信体、日记体等形式的“私人叙事”,它们共同为18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繁荣作好了准备。与此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社会,讲述个人当下生活的市民文学蓬勃兴起,获得了作家的重视,也受到了读者的青睐。清末出现的四大谴责小说更是将笔锋直刺中国的现实社会,针砭时弊,抨击黑暗腐朽的官场。

三

进入现代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心理时间”的崛起。“心理时间”指心理活动时间,相对于哲学中所说的“客观时间”。它起源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人意识的研究,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詹姆斯首先提出了意识流理论,“意识并不表现为零零碎碎的片断。……用‘河’或者‘流’的比喻描述它是最自然不过了。此后

再谈到它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思维流、意识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吧”^[2]。而弗洛伊德则把文学看作是“幻想”的表现,通过幻想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就联系在了一起。柏格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心理时间”,把“直觉”看成是“真正的时间”,唯一的“实在”。“心理时间”的发现和意识流理论的应用为现代作家在作品创作和思想表达方面,特别是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 and 叙述方法等方面打破叙事文学的传统模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操作上的可能性。

在心理时间被接受认同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叙事变革也在酝酿之中。新兴的现代主义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不再遵循客观的时间顺序和空间格局。过去、现在、将来随意交错,将客观的时间规律在人心理上进行重新组合。并以最大自由空间加以选择和运用,现实、回忆、梦境、幻觉、想象等胶着在一起。这使得故事情节似有若无,结构变化突兀,层次繁多。伍尔芙的《往事素描》、卡彭铁尔的《回归种子》、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都堪称经典之作。从小说流派上来看,最明显的是意识流小说。因为意识流小说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无逻辑性的意识流程达到在小说中摆脱时间控制的目的,尽管摆脱的只是客观时间与自然时序。作者不再遵循时间的客观规律,而是以心理时间、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所以我们看到:《尤利西斯》中的物理时间只有十九个小时,却能构筑人类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整个心灵史。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样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发展趋势。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日记体”强调了时间的现在状态,但《狂人日记》的时间状态并不是现在的。文本中“现在”往往要情不自禁地滑向“过去”,现在与过去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心理时间的崛起在让作者放开手脚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时态的混杂。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时间由两个圆环构成,前九章是一个圆环,后十一章是第二个圆环,呈现出一个由现在到将来,再到过去,同时又不断讲述现在的螺旋轮回状。每个情节都是现在时,不同的情节块意味着不同的现在。而现在又是相对的,因为没有固定的时间参照点,“现在”也变得犹疑不定。

时至今日,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现在时的关心,时间的维度几乎被取消,一切都是即时性的。许多今叙事文本都沉醉于记录正在进行中的事件、甚至于生活现在时。

总之,时间意识作为叙事文学的基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间意识类型,不同类型的时间意识进而又影响叙事文学的面貌。了解和掌握时间与叙事两

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打破既定的叙事模式,开创全新叙述方式的有效途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及时空体形式[A].巴赫金全集(第三集)[C].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Narratives and Their Times

WANG 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ree typical views about time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history. and hopes to find out how they affect narratives.

Key Words: Time; Narrative; Narrative Structures